

忆当年

老电影变奏曲

□ 龚寄托

说真的,我打内心真诚地感谢区委老干部局,在迎接建党百年的喜庆时刻,为渴望读史明理、温故而知新的我送上《中国经典老电影 365》一书,对我而言无疑是一场再次滋润心海的及时雨。

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,这些日子以来,我常常情不自禁翻动这部与自己同步走来的中国经典老电影,思潮万千,那些个与老电影相关的前尘往事一起涌上心头。

乡村影院

也许当代年轻人难以想象和无法理解,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百废待兴,文化娱乐形式极为匮乏,那时,电影无疑成为最大众化的载体,差不多被所有人瞩目。然而对交通相对闭塞、家庭经济拮据的农家而言,看电影无疑是一种奢念。那时能看上一场电影,往往要激动兴奋好几天。

虽说懂懂事起就喜欢看电影,战争片、动画片、故事片、戏剧片,兴趣广泛。怎奈家境贫穷,作为农家孩子根本无钱进得了影剧院。好在影剧院的放映队时不时地下乡放电影,当然也是有偿观摩,只是收费较低,适时为贫困的农家子弟解解眼馋。那时放映点设在邻近叫做申家楼的村子里,村中心偏巧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农家大院,三面门一关,前门进出,卖票观摩。如今看来,当时场地设施实在不敢恭

维。要是有心去得早的话,还能摆上自带的凳子,绝大部分只能站着观看,人群拥挤。尽管条件简陋,但一场电影看下来还是余兴未了,津津乐道。我和小伙伴们特别喜爱那年代的“乡村影院”。

露天影院

随着时代的变迁,童年时的“乡村影院”也随之不断升级换代。“露天影院”的问世,极大地提高了中国老电影在乡村的普及率。

每当夏秋两季,沉浸在丰收喜悦中的乡村当家人,为了答谢辛苦操劳一季的乡亲们,集体出资放场电影慰劳父老乡亲们,于是各村竞相仿效,于是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乡村“露天影院”应运而生。

每逢夏秋两时的“露天影院”放映季,隔三差五地在各村的打谷场轮流架起银幕,俨然成为一个个流动的“农民影院”,轮流着放映起具有那个年代乡村特色的露天电影。我和小伙伴们当然乐观其成,只要打听到某村的影讯,大家早早地吃好晚饭,结伴而行,悠然自得地享受着周遭每一场免费电影。那时节,我们这一帮农家子弟与中国老电影结缘,成为“农民影院”的最大受益者。

或许环境越简陋,年代越久远,记忆反而越发清晰。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儿时观看的《南征北战》《狼牙山五壮士》《柳堡的故事》等一批军事题材的经典影片;也对带有那年代特殊印

记的《古刹钟声》《羊城暗哨》《国庆十点钟》等反特影片留有深刻印象;当然对于《罗汉钱》《星星之火》等一批富有地方特色的戏曲影片我也是情有独钟,受益匪浅。年少的我,对赵丹、王心刚、孙道临等一大批大明星敬佩至极,视为偶像。

手机影院

数十年弹指一挥间。作为中国老电影一路共同走来的见证者,失而复得,如获至宝;久别重逢,百感交集。我暗自庆幸,晚年生活又平添了朝夕相伴的“手机影院”。《中国经典老电影 365》这本书汇集了 1949 年至 1966 年出产的 365 部中国老电影素材。每当空闲时刻,打开书,选取自己喜爱的老电影,轻轻扫码,就可以有滋有味地重温儿时熟悉的经典影片,努力寻找着儿时的那份感觉。

在庆贺党的百年诞辰的大喜日子里,我深感重温经典老电影,绝非仅仅是简单的怀念和怀旧,而是从经典中汲取精神食粮,在“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”的新征程中再度发光和发热。

□ 黄栋华

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,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获得了“人民艺术家”国家荣誉称号,当时她已 98 岁高龄。一位在生活中受到诸多挫折的百岁老人,在镜头前展现给大家的,始终是和蔼祥宁、雍容华贵,她是如何把生活过得如此从容、精彩的呢?笔者不禁想起 1996 年的一件往事。

记得那是 12 月底的一天,笔者受托专程到秦怡位于吴兴路的家中送请柬,邀请她参加一个座谈会。

坐在秦怡的油画肖像下,秦怡为我端上一杯英式下午茶。我忽然发现她满头棕发,就好奇地问:“秦老师,想不到您也是个老时髦,染了一头棕发,心态好年轻。”“哪里,”秦怡笑着回答:“我这是全天然的原生态。5 年前在外景地拍戏,有个女孩突然指着我头发说,秦老师,您染发怎么一半染一半不染?瞧,根部往上近一半是棕色,另一半全黑色。从那时起,我的头发就渐渐变成了棕色。”

话匣子打开了,我也顺着秦怡的话问:“秦老师,您今年已 74 岁,但看上去只有 50 多岁,是如何做到的?”性格开朗的秦怡爽快回答:“生活中,我也有很多烦恼事,甚至是打击,但我都能及时调整心态,多想开心高兴的事。”

“文革”中,秦怡受到冲击,儿子金捷被惊吓,患上疾病。为筹钱给儿子治病,秦怡毫不犹豫变卖了复兴路上的洋房。面对财富,甚至是巨大财富,秦怡看得淡如白水,可有可无顺其自然。

上世纪 80 年代初,爱人金焰患重病去美国治病,为应付高额治疗费,夫妻俩带去了近 200 幅金焰收藏的历代名画。按当时的价值估算约 500 万元人民币,金焰放心地交给一位华人朋友保管。突然有一天下午,另一位华人朋友急匆匆跑到医院,把她拉出病房,气呼呼地告诉她:“不好了,你们委托他人保管的这批名画,被偷偷送拍卖行上拍了。秦老师,这可是金焰的救命钱啊!你赶快去拍卖行阻止他。”秦怡说:“我当时一听,全身的血都冒上来,真想赶去骂他一通,然后把画要回来。但冷静一想,在美国处理这些事很麻烦,先要聘律师,还要各种证据。忙了一圈,官司虽打赢了,自己也气得累出一身病。想到这些,我调整心态对朋友讲:‘算啦,这是身外之物,随它去吧,丢就丢了。’”

那天,是我第二次见秦怡,我俩喝着茶,聊得十分投缘,秦怡向我叙述了一件十分开心的事。她笑着问我:“你知道上海第一张外资饭店的营业执照是哪家吗?”“不知道。”“是苏浙汇,但法人代表是我。”

秦怡说:“淮海路茂名路口国泰电影院二楼是电影界俱乐部,一位华侨看上了这热闹市口,想开饭店。但是按照 1987 年的政策,是不允许外资独资开饭店的,所以董事长就由我这个俱乐部负责人担任。一天中午,市长办公室来电话,通知我江泽民市长要亲自为我颁发这张有纪念意义的外资饭店执照。我准时赶到市长办公室,只见江泽民同志早就等着了,他先我半拍伸出双手,握住我的手,边握边向我招呼:‘秦怡同志,我也是你的影迷啊!’”秦怡感慨道:“当时我真是好开心啊!”

秦怡老师的保养秘诀

挑寿

□ 吴翼民

自呱呱坠地至今年逾古稀,凡遇生日,都有亲人给我挑寿。

所谓挑寿,其实就是捞面条,吃生日面,是一种传统而简约的生日典仪,却安上一个吉祥的名称——挑寿。面条那么长,象征着长长的寿命,用筷子挑啊挑的,越挑越长,希望“老寿星”的寿命越来越长,这是亲人们对我永远的祝福。

母亲在世的时候,年年都由她给我挑寿,罔无缺漏。不只我一人享受着母亲的祝福,我的众多的兄弟姐妹同样享受着母亲发自内心的祝福。母亲的记性真好,我们兄弟姐妹的生日她都记得清晰,哪年哪月阳历的阴历的生日甚而什么时辰都记得一清二楚。那年她老人家已近九十了,虽卧病在床,说话都困难,可依然一一记着她的儿女们的生日,这已经成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本,其他的日子可以忽略不计,唯儿女们的生日她已刻骨铭心。她自己卧病在床不能操持,必吩咐与她生活在一起的二姐要为每一个她的儿女挑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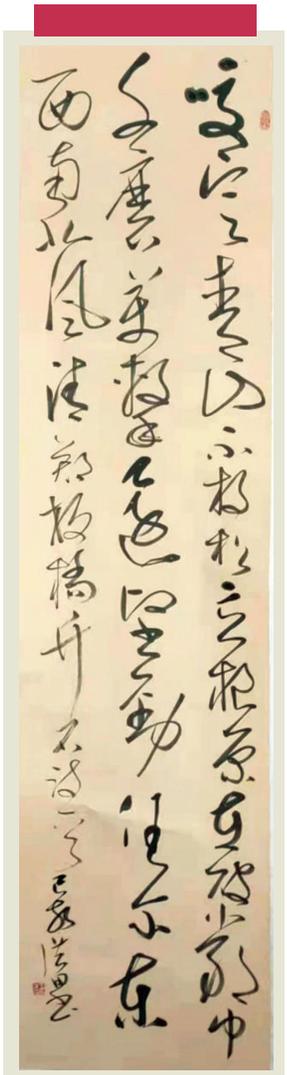
我很早就离开母亲在外地工作了,对自己的生日常常一眨眼就会疏忽,可无论怎样,母亲总会在老家为我张罗着过生日、挑寿,并提前打来电话,殷殷嘱咐我,再忙,也要吃一碗长寿面,并嘱咐我妻子别忘了替我挑寿,她很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说,她会在老

家特意为我挑寿的,下面条,煮几样小菜和浇头。“太后”下了“懿旨”,我焉敢怠慢?便按着她老人家的旨意,虔诚地为自己挑一次寿,或在家自己操持,或索性去店家完成,不仅如此,这挑寿的传统已经延及我的妻子、女儿包括女婿和外孙了,按传统的方式捞面条,按当地的风俗备好豆芽、百叶、菠菜、大虾(取寓意“百事如意”、“健啾啾”、“红红火火”),依新潮的方式再买一只蛋糕,浓浓的亲情在筷子挑面条和蛋糕的烛光里延伸和扩散。

平淡的生活应该有仪式感,否则人生便会乏味,一如面条缺了好的汤水和浇头。

母亲为儿女们过生日、挑寿,她自己的生日却常常忽略不计。母亲有个理由,她说她的生日正交大伏,是一年中 hottest 的时辰,就别忙活了。她自己忽略,做儿女的也常常忽略,及至那年,母亲染病卧床,我们方始不约而同想到了为她挑寿的事儿。是时母亲八十八岁,俗称“米寿”,算是个大寿了,兄弟姐妹们一致要为母亲好好张罗着挑一次寿,因为感觉到母亲时日不多,就更觉紧迫和珍贵了。

儿女们张罗着为母亲去一家饭店挑寿。那会儿母亲已经不大好行走了,在现场坐着藤椅一一关照孙辈和玄孙辈今后如何如何做人,要把孝悌的家风代代传承,其中就郑关照要记住长辈的生日,别忘了给长辈挑寿,长辈也别忘了给小辈挑寿。我们知道,挑寿



书法 王洪田 作

之说虽然只是个形式,却寄寓着亲人的愿望呢。

而今,母亲已经去世十余年了,她倡导的“挑寿”已经深深植入了后辈的心田,譬如我和妻子都幸福地过了“六六”大寿,女儿分别为我们履行了“吃六十六块肉”和挑寿的典仪,并陪着我们“冲三桥”……这些民俗看似迷信,却浸润着浓浓的亲情啊!